

世界侦探小说_{经典}

日本卷上册

世界侦探小说_{经典}

日本卷上册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5003816

在她的记忆中，母亲总是那么孤寂、忧郁，不论智子如何费心回忆，也想不出母亲的脸上曾经出现过笑容。智子的母亲不只孤寂、忧郁，似乎还有一肚子的悔恨与悲痛的回亿，她经常半夜做梦，发出骇人的惊叫声，直到整个人清醒过来后才停止，但清醒时又会不停地哭泣。

年幼的智子每回看到这种情况，心中总充满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戚与害怕，所以她也接着母亲嚎啕大哭。不料这反而又勾起琴绘的伤痛，于是她抱着智子哭得越发伤心。

即使到现在，智子仍感到百思不解。

(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妈妈这么难过、伤心?)

不过，她并没有向任何人询问母亲为何有这么异常的举动，因为在智子的潜意识中，总觉得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可怕的。

至于琴绘的父亲，也就是智子的外祖父——大道寺铁马，在智子还未出世时便撒手西归了。

他去世的时候，甚至不知道琴绘已怀有身孕的事，所以偌大的大道寺家目前只剩下智子和外祖母阿真两人相依为命。

智子的外祖母阿真今年六十岁，她的身体从年轻时就不大好，一年到头疾病缠身，可是自从十九年前失去丈夫，隔年女儿又生下一个私生子之后，她的精神反而越来越好。这大概是坚强的意志力的作用吧！

但是她也为自己宿疾缠身、无力打理家里的繁杂事物，以致女儿做出越轨的行为而自责不已。

阿真是明显的转变就是在智子出生之后，便不再穿和服而改穿洋装了。即使是现在，这位强健的老妇人依然身穿一袭洋装。

她十分疼爱外孙女智子，可是绝不会过分溺爱她，这恐怕是因为她自省从前过于溺爱琴绘的缘故。

大道寺家还有许多下人，但是这些下人和本故事没什么关系，所以在此不说也罢，只是有一位不可轻视的人物却非得介绍不可。

这个人就是智子的家庭教师——神尾秀子。

神尾秀子在大道寺家担任家教已经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，她以前一直是智子的母亲——琴绘的家庭教师。

住在离岛的人原本就比较担心子女受教育的问题，大道寺铁马不忍心让独生女远赴外地求学，只好高薪聘请神尾秀子担任女儿的家教。当时琴绘十四岁，神尾秀子二十一、二岁，刚从专校毕业。

谁不爱美的事物呢？当神尾秀子第一眼看到琴绘的时候，她就非常喜欢琴绘，而且这份关爱与日俱增。

琴绘不仅美丽，个性又温柔、乖巧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是接近她的人，自然都会产生想要保护她的念头。神尾秀子也不例外，她一直视琴绘如掌上明珠般地疼爱。

琴绘的课业已告一段落时，神尾秀子依然不愿意离开小岛，而另

一方面,大道寺铁马也不愿让她离去。因为当时阿真的身体非常羸弱,大道寺家实在很需要一位能处理家务的女管家。

正好神尾秀子年轻、聪慧、有才能,大道寺铁马很放心地把家中的大小事情都交由她掌管打理。渐渐地,神尾秀子的身份便从家庭教师变成女管家。

后来大道寺家遭逢铁马去世、琴绘又未婚生子的惨状,神尾秀子也不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,只好身兼管家和保姆的工作。而且当琴绘去世之后,神尾秀子又担负养育智子的责任,到了智子该上学的年纪,她更是责无旁贷地成为智子的家庭教师。

这时神尾秀子已经四十四五岁了,尽管她把一生都奉献给琴绘母女,但是她从不后悔自己的付出。她爱智子一如当年疼爱智子的母亲琴绘一样,甚至比疼爱琴绘更加疼爱智子。

由于智子比母亲琴绘还美丽、聪颖,所以对神尾秀子而言,将智子教育成一位才智出众、高雅大方的女孩子,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

事实上,智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位集美丽、才智于一身的女性,也全是神尾秀子的功劳。

最近智子将要度过她十八岁的生日,可是智子、外祖母阿真,以及家庭教师神尾秀子三人,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天都有不同的感触,她们既期待这一天的到来,同时也害怕这一天的到来。

为什么呢?因为智子年满十八岁,她们三人就得搬到智子住在东京的父亲——大道寺欣造那儿。而且这一两天,智子的父亲就会派人从东京来迎接她们。

如果有哪位读者曾在昭和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这天的黄昏,偶然坐船经过琴杆岬的突出处,就会见到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幕景象——一位女子站在如鸟喙般尖细的悬崖峭壁上,在初夏藏青色的山茶树陪衬下,那美丽的情影宛如一幅图画。她那垂肩的黑发由于海风的吹动,在夕阳的照射下不时闪着金光,并在白色山茶花的衬托下,留下淡淡的阴影。

不用说,这个人正是大道寺智子。

智子胸前抱着几株野百合,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悬崖上。她那空洞的双眼望向远处的水平线,就像是在默默祷告一般。

过了一会儿,她似乎回过神来,目光朝下看着悬崖下方。紧接着,她突然全身颤抖,然后深吸一口气,闭上双眼,用力将一株野百合扔向海面。

野百合映着夕阳的余晖缓缓飘落在海面上,海水在岩石与岩石之间形成白色泡沫状的漩涡,而野百合立刻就被这些白色的泡沫吞没了。

智子接着又扔下一株野百合,如此一株又一株不断地往下扔,她一边扔,一边还念念有词地说着话。

当她扔下最后一株野百合后，终于失去重心似的跪在地上，还双手掩面。

不久，阵阵呜咽声从她的唇间宣泄出来，珍珠般的泪水也从她的指缝间流下。

突然，智子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她大吃一惊止住哭声，慌忙取出手绢拭去泪水，站起身来。等她看清身后的人时，不由地瞪大双眼。

对智子来说，这个人真是世界上最怪异的人了。

他上身穿着白色衣服，外面套着一件黑色背心，下面配上水蓝色的宽松长裤，有一头垂肩的长发以及黑色及胸的胡须，身高大约五尺八寸，体格壮硕、魁梧，年纪大概四十上下，容貌不算太差。他那高高的鼻梁、清秀的双眼，以及一张大嘴巴，给人意志坚定的感觉。

他站在山茶树旁，深深地凝望着智子，那双眼睛似乎具有磁石般的魔力，被他注视的人很难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。

智子突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害怕。

（法师……除了法师之外，谁还能具有这种魔力？）

对方大概也注意到智子心中的想法了，所以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柔和起来。

“你就是大道寺智子吧！”

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。

智子不由地伫立在原地，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亲子间的血缘关系是不容争辩的，你长得真是非常像你的母亲……你母亲很漂亮，不过你却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”

智子吃惊地看着对方，但是随即移开自己的视线，因为她实在很害怕对方凝视自己的目光。

智子低着头，迷惘地问道：

“你认识我母亲？”

对方并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，反而问：

“智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观察你有一会儿了，看样子你好像在这儿扔花、祈祷……”

这一回智子没有答话，对方也沉默了一阵子。

过了半晌，他才语带爱怜地说道：

“唉！看来就算你家里的人刻意隐瞒，你还是知道这个地方对你的特殊意义……”

智子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对方，她颤抖地问道：

“你……你知道那件事？”

法师点点头。

“我知道，这里就是你亲生父亲的葬身之处。你的父亲想在悬崖边

采集羊齿树，结果一不小心摔落到悬崖下面。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吧！”

智子听了，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。

“不、不，我不知道。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，我只是觉得似乎曾经听过这样的事……那么，我那位住在东京的父亲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从户籍上来看，我应该是他和妈妈所生的孩子呀，可是我……”

法师迟疑了一下，但是随即就改变心意说：“住在东京的那一位先生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事实上，你的亲生父亲在你出生之前就去世了，而且你的父母并没有正式结婚，所以，当你父亲去世之后，你母亲只好立刻和东京那位先生结婚，否则，你便会成为私生女了……”

“啊！那么……”

智子犹豫了一会儿，才开口问：

“那么，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原本住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法师的眼中闪烁着一股异样的光芒，他注视着智子的脸，半晌之后才说：“我不清楚……不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惟一知道这件事的是你那位住在东京的父亲。总之，你的亲生父亲是一位很神秘的人物——像谜一样的人物。”

法师说到这儿便耸耸肩，转身往回走。

智子见状，立刻紧跟其后，并追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不久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，明天见。”

法师头也不回地走进山茶树林里，不一会儿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紫色的暮蔼中。

智子不禁感到一阵眩晕，她虚弱地抓住山茶花的树枝，情绪激动得不断大口喘气。

第二章 上锁的房间

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。智子打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起，就感到胸口十分烦闷。

事实上，最近智子每天早上都有相同的感受，可是今天却格外感到不舒服。

首先，她想到有人即将从东京来接她。其次，昨天遇见的那位法师的身影一直萦绕在她心头。再者，有件事她得在今天做出决定。

这些事令她烦闷不已，就连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智子依然发着呆。

智子这种反常的举止神尾秀子虽然看在眼里，却始终没有说什么。一直到吃过饭，女佣忙着收拾碗盘时，神尾秀子才一面拿起装着毛线的篮子，一边轻柔地叫唤一声：

“智子小姐。”

神尾秀子向来珍惜时间，即使在吩咐下人做事、接待客人的时候，她仍然不停地编织毛衣。而编织的符号也像电码般，无论何时总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。

加针、减针、上针、上针、上针、两针并一针、上针、加针、减针、加针……

要是叫她不要织毛衣的话，就好比从盲人手中夺去拐杖一般，她立刻会无所适从。

“智子小姐，要带去东京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”

神尾秀子一面问，一面还是不停地交织着手中的棒针和毛线。

“去不去呢？我考虑了很久，我想那位住在东京的父亲，一定是个不好相处的人。”

智子的语气非常平稳。即使在她沉思或是非常烦恼的时候，她在人前也绝不会显出焦虑、慌张的神色，更不会语无伦次。

她所接受的教育告诉她，这种行为是懦弱的，她绝对不能让自己的优越感受到丝毫动摇，即使是昨天……

这个时候，智子突然想到昨天遇见那位奇怪法师的事。不，不只是这个时候，打从昨天傍晚她回到家之后，就一直对这件事念念不忘。

有好几次她都敢开口问这件事，但又怕这么一来，她就得说出自己去断崖边的事了，所以一直迟迟未问出口。

“智子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神尾秀子的问话拉回了智子的思绪。

智子脸上露出迷惘的笑容说道：“我知道这件事早就决定了，现在再怎么想它也是无济于事，而且我并不讨厌住在东京。说真的，我还有些向往东京的生活，可是……一想到要和很少见面的父亲住在一起，就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这是你母亲临终前的遗言。她希望你满十八岁之后，能够搬到东京和父亲同住。”

神尾秀子的语气还是那么沉稳，手中的棒针也依然不停地上下舞动。

事实上，神尾秀子也是一位相当漂亮的美人，她的肤色白皙、天庭饱满、气质高雅，目光中自然流露出聪慧的神采。

依体型来说，她算是高大的日本人，喜欢穿合身的洋装。

自从琴绘离世之后，她只穿黑色的洋装。她胸前的坠链里还放了一张琴绘年轻时的照片，但这只是她个人的秘密！

“况且……”

神尾秀子的语气依然没有一丝激动。

“即使你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你们也是各住各的。那里可是一栋非常豪华、气派的建筑物，宛如皇宫一般呢！”

神尾秀子四月底时曾经去东京看过智子的新家，所以对那里感觉很满意。

“听说爸爸非常有钱，为了我，还刻意盖栋房子给我……”

智子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突然下定决心开口说道：

“老师，好吧！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东京了。一方面是为了遵从妈妈的遗言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爸爸也这么说了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那就是……就是文彦的事。”

智子停顿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

“老师，文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爸爸偶尔也会来我们这儿走走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文彦。感觉好奇怪哦！我竟然有个尚未谋面的弟弟……”

“智子小姐！”

神尾秀子依然低着头织毛衣。

“关于文彦的事，我不方便表达自己的看法。等你见到他之后，自然就会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了。”

智子闻言，仍一直盯着神尾秀子看，好像想从她脸上找到答案一样，但是她很快就放弃了。

“文彦今年几岁？”

“虚岁十七，实岁是十五岁又几个月……”

“若以虚岁来算的话，他小我两岁呢！”

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。神尾秀子依然不停地动着棒针，智子则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的指尖。

这时，屋里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智子只好再度开口打破沉寂。

“老师，外婆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老夫人很好，不碍事，只是这阵子忙着整理行李，所以感到有些疲惫罢了。虽然她身子骨相当硬朗，但毕竟年岁大了。”

“我觉得外婆实在可怜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得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园，搬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生活。”

“是啊！不过这样总比和你相隔两地好吧！要是和你分离，只怕老夫人也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换成是我，情况也一样。就是因为我还能和外婆、老师生活在一起，才有勇气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。”

智子一边说，一边站了起来。

“老师，我想去看看外婆，然后……”

智子咽了咽口水，继续说：

“我想再看看这个家。就快和这个家道别了，实在有点依依不舍，而且我也想看那边的离馆……”

神尾秀子抬起双眼看着智子，过了一会儿才点点头。

“嗯，那么你快去吧！不过要早点回来哦！我想今天就会有人来迎接你了。”

“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智子拿了离馆的钥匙，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出房门。她打算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去“那里”探个究竟。

她来到外祖母阿真的房间，发现床上并没有外婆的身影。

“咦？外婆去哪儿了？”

智子不解地走向檐廊，都看见令她为之鼻酸的面面。

只见外婆独自走在对面的山茶树林里，在每一株山茶树前停下脚步，碰碰山茶树的叶子，或是摸摸树枝。尽管站在这一头的智子什么也听不到，但是她似乎感觉到外婆好像在和每一株山茶树道别。

智子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灼热，她好想跑过去紧紧抱住外婆，和外婆一起好好大哭一场。但是她很快变得理智起来，迅速地离开檐廊，穿过又暗又长的走廊之后，来到离馆的入口处。

这栋离馆虽然有独立的门和玄关，却也有长廊能和主屋相通。

走廊的一端有一扇门，这扇门总是挂着锁。

不过钥匙就挂在饭厅的墙壁上，所以刚才智子出饭厅时已拿出了那把钥匙。

一打开这扇门，眼前立刻出现一栋装饰成中国风格的房舍。

这栋房舍内不但有精致的雕刻、华丽绚烂的色彩所装饰出的日用器具，还有用彩绘玻璃描绘出中国古代美人的窗户，以及用金线、银线刺绣出巨龙图案的枣红色窗帘。

虽然这里的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已经很老旧了，不过依然可以从中嗅出往日的繁华气息。

此刻，这些别致的东西丝毫引不起智子的兴趣，她迅速穿过两三个房间之后，来到一处挂着厚重枣红色窗帘的地方。

智子看看四周，又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儿，确定没有被人发现之后，才从胸口取出一把老旧的铁制钥匙。

就是这把钥匙让智子好几夜辗转难眠，今天她终于鼓起勇气来这里一探究竟。

两三天以前，智子因为不久就要离开月琴岛了，因此来到后山列祖列宗的墓地再次拜祭。她毕恭毕敬地向每一座墓碑话别，并在墓地一角的坟墓前逗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那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坟墓，墓碑上什么名字也没有，只刻着一行字：

昭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亡

但是智子却知道，这才是自己亲生父亲的坟墓。她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经常在这座墓前哭泣，那时母亲还告诉过她，这座坟墓对她而言非常重要。

智子在这座坟墓前膜拜好长一段时间之后，忽然注意到有只栗鼠正在坟墓旁的山茶树树根的小洞里进进出出。

（咦？栗鼠竟然在这种地方筑巢……）

智子好奇地往洞穴里瞧，居然发现洞穴里有东西。

（这是什么东西？）

智子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连忙伸手去挖那个小洞，没想到竟从中摸出一把大型的铁制钥匙，她不禁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冻结了。

（啊！这……这会不会就是打开那间神秘房间的钥匙呢？原来妈妈把钥匙埋在这里。）

智子记得曾经听人说过，种这株山茶树的人正是妈妈。而且当这座坟墓建好的时候，妈妈就决定在墓旁种一株树了。

（看来，妈妈是在那个时候把钥匙埋在这株山茶树的根部。）

当时智子着实感到一阵晕眩。

现在，她正拿着这把钥匙站在厚重的枣红色的窗帘前。

智子再一次调整自己的气息,过了半晌,才用手指掀开窗帘。只见窗帘后面出现一扇刻有精美凤凰图案的大门,那是个自中央向左右两边推开的大型门,门上还挂着一把西洋锁。

这扇门自从智子出世以来就不曾开启过。

(一间上了锁的房间……)

这曾让年幼的智子充满了好奇心,有好几次她问自己的妈妈、外婆,或是神尾秀子有关这个房间的事,甚至央求她们让她瞧瞧屋里的样子。可是,她们压根儿不想告诉她任何讯息。

她们只是告诉智子,绝对不要来窥探这个房间。更不可以告诉别人有这间房的事。这回答让智子对于这个房间更感好奇。

(都是这把钥匙不好,是它诱惑我的。要是这把钥匙打不开这扇门的话,我以后就不再试着去找其他的钥匙了。)

但是,这正是一把惟一可以打开这扇门的钥匙。智子才稍微转动一下,西洋锁立刻应声开了。智子接着推开门扉,小心翼翼地往门里面瞧。

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挂着厚重的窗帘,所以里面一片漆黑。智子沿着墙壁摸索电源开关,好不容易才摸到,立刻啪地一声按下,天花板上的吊灯随即射出光芒。

智子很快地浏览一下屋内的陈设,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卧室,墙壁边还放着一张大床。房间中央有一张大桌子,桌子旁边是两把椅子。角落的地方则有一具长长的躺椅,房内全是充满中国特色的家具,就连窗户上也全都镶着小朵蔓藤花图案。

此外,躺椅上还有个放着毛线球的篮子,和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。

(咦?看起来,老师以前也曾经在这里织过毛衣喽!)

智子看到这一切不禁觉得很有趣,她好奇地走向大桌子的旁边,只见桌子上放置着一把月琴。

当然,这里不论什么东西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,加上五月的气温开始回暖,所以潮湿的房间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。

智子环顾四周好一会儿,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,于是她不经意地握着月琴的琴杆,想把月琴提起来瞧瞧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——

“啊!”

一声狼狈的叫声发自智子口中。

智子没想到,当她一提起月琴,琴杆便和琴身分家了。

智子大吃一惊,正想放下月琴。却看见琴身有一道好大的裂痕,上面还沾着一些漆黑的污点。

(真是的!吓我一大跳。)

智子屏住气息。准备把月琴放在桌上,这时,她又仔细看看桌面。

桌子中央铺放着一块绣着中国古典美人图案的毛织物,而这块毛

织物上也有许多黑色的污点。

（咦？这是什么污点呢？）

智子神情迷惘地注视着月琴和毛织物，突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如闪电般浮现在她的脑海里。

（是血！）

就在这一瞬间，外婆、母亲和神尾秀子的脸，犹如走马灯般地迅速闪过智子的脑海。

她记得每当自己问起这个房间的事时，她们三人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恐怖的神情。

想到这里，智子感到全身冰冷。她急忙将月琴放回原来的位置，并踉踉跄跄地走出房间。

这时，她突然听到远处有人正在叫她，于是连忙将房间上锁，把钥匙放进胸前，再把窗帘还原，这才朝呼唤声的方向跑去。

智子一来到离馆的入口处，便遇到女佣阿静。

“啊！大小姐，您在这里啊！老夫人和神尾老师在找您呢！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智子一面说，一面假装正在欣赏门上的雕刻，以掩饰自己慌张的神色，但她的一颗心仍像晨钟一般怦怦作响。

“从东京来迎接您的人已经到了。”

“是吗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这个人相当怪异，他有一头长发，就像法师一样……”

智子大吃一惊，直盯着阿静看。

“他还带着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名字也非常奇怪呢！”

“怎么奇怪？”

“嗯，好像叫金田……嗯，对了，那人叫做金田一耕助。”